

梧桐雨连载66

## 梧桐雨

## 第二章 天亮了



作者 李清泉

李清泉  
(接上一期)

我看见哑巴也倚在店堂通向里间的门槛边，眼睛活溜溜地扫向他们。力力说哑巴的眼光凶狠狠的。我反驳说，哑巴挺和气，经常会用她的温和的眼神和手势，向大家表示亲昵和友善呢。假如这时栓子恰巧在店堂帮活，或坐在店堂外面大树下的青石板上吸烟，也看见了哑巴，你就会发现他活干得更勤快，烟圈喷得更高。他甚至还会突然哼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扬州小调，惹得刘老板家的那条大公狗斜眼盯他，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，然后看他不停了，才又自顾自地趴到地上去闭目养

神。就因为这狗的蔑视，栓子在河湾那边狠狠地教训了它一顿，差点没把大公狗的腿打瘸。而刘老板大约也猜到这是栓子的报复。因为这名叫黄金的大公狗，曾经撕碎过栓子仅有的一条蓝布长裤。刘老板实在憋不住气，问栓子：“栓子，你那条别人赏的裤子值几钱？”

“孝陵卫宝根爹做丧事，入殓时宝根说我孝敬、能苦。给了我一条裤子，刘老板你问裤子值几钱做什么？”栓子漫不经心地说。

“值几钱？”刘老板面孔铁青，“呃，你说个价！”

“这……什么意思？”栓子问。

“你小子打狗不看主人面！”刘老板喻声喻气地说：“黄金不过咬破你裤子。我赔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栓子嗫嚅道：“它凭什么咬我？”

“黄金是畜牲！”刘老板说，“没灵性的东西。”

“噢，就凭它是畜牲欺侮人？”栓子虽然很气愤地站起来，仍未免髀膝头打弯，涨红着脸，“它一天到晚好吃懒做……我栓

子比他苦多哩，不如它整天趴门口舒坦。妈妈的，它咬我时我有力气揍它，看在你老爹的面子上我没和它一般见识，狗日的常常斜眼看我……嗯，小瞧人。我才教训它一顿。一条裤子没什么了不起。我……栓子才不在乎哩！”

周围看热闹的小孩听了这话哈哈大笑。可是转脸就见栓子冲他们吹胡子瞪眼，便不吭气了。唯有我注意到哑巴活溜溜地目光，竟专注地停在栓子的脸上。那目光渐渐地又变得迟滞而灼亮。

## 肃清反革命

我时常会去小杂货店转转，倒并不是为了小哑巴注意栓子的目光。究竟为了什么？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因为，我时刻记着表姐夫的话：“现在是个特殊的时期，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，必须坚决肃清反革命，打一场人民战争，以雷霆手段，将叛徒特务统统铲除。”且时时准备付之行动。所以，我把这个人来客往的小杂货店，当作了一个离自己身边最近的“消息来源点”。

南京过去是国民党的首都，老蒋的巢穴，肃清反革命的行动，自然是首当其冲。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追捕缉拿特务、反革命的告示、标语，几乎天天有美蒋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落网。街口的代销店、小酒馆，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和消息来源，也成了我最关注的地方。我还从告示的黑白照片中，牢牢记住了叛徒特务肖聪明的相貌，并一直试图从来来往往的经过代销店、小酒馆的人群中，找到出卖父亲的这个叛徒的下落，期望有一天，自己能亲手抓住他，再交由人民政府的公安，将其法办或枪毙，这样，我就可以来到父亲的坟前，亲口告慰父亲：深仇已报，血债已偿，爸爸你的在天之灵，当可以安息了！”

此时，姨夫谭思杰经由王志文介绍，已经在一所中学里当了老师。他每天骑车上下班，三顿饭在家吃，露华姨妈烧得一手好菜，因此，周家饭桌上的菜肴，已经快赶得上饭馆里的档次了。特别是晚餐，杯盘菜肴、珍馐美味摆满一桌，把家庭的脉脉温情，融融亲情，衬托得淋漓尽致。再加上大家举手投足，言谈交流中流露出来的天伦之乐，使得周家就像是天天在过大年。

昨日晚餐的中心话题是，小庆荔一天天长，后面读哪所小学好？而今日的话题，又转到大姐身上，说她竟也在学校和同学一起忙着声援志愿军呢，就像要学她哥，也去当兵打仗的样子。

刘妈嘴快，有话忍不住，叨唠着：“大姐不知道又上哪去疯了？啧啧香的饭菜搁着不吃，偏偏到学校开什么会，饿了啃冷烧饼。现在学校还闹什么事？都解放三年了，命革光了，姨爹，听说了吗？说是美国人和高丽棒子仗打的凶哩！”

“喔……那是美国反动派侵略朝鲜，秉乾他们志愿军仗打得不易呢！”谭思杰谦卑地应着。姨妈不觉眉头一皱，喂喂长叹说：“思杰，你是‘哪壶不开提哪壶’呢。大姐天天惦记着秉乾，都快成心病了，你却偏要多嘴。”

“不妨事。秉乾来信说，志愿军已经把美国佬赶过‘三八线’

了，他报平安呢！”

刘妈听言，赶忙转换话题，又宣布月牙湖发生了怪事：“真日鬼啦！好端端的栓子一下子成了反革命！”

“你说陈家栓子？是反革命？”母亲惊诧地问。

“嗯！是啊。”刘妈一旦认真，便也越发随便，她端起姨妈的酒杯一饮而尽说：“就今天挨晚时才抓的，来了四个公安员，把栓子五花大绑地绑走了，桌腿肚子下面翻出一台……叫什么？噢，对啦！叫发泡机，那玩艺可厉害着哩！一发泡，千里之外能捣鬼，比玉皇大帝道行还深！”

我顶了她一句：“刘妈，你不要瞎说，那玩艺叫发泡机。是特务用的。你讲的事情是有，前几天孝陵卫抓到个特务，身上有微型发泡机，不是栓子。栓子挨抓是为了刘老板家哑巴的事！”

“噢，对了，对了！”刘妈大大咧咧地笑道：“我是故意逗乐子，才这样编排的，栓子这两年发育、发骚，算是发到顶了。妈妈的头一昏，就跟哑巴桂花偷起嘴来，在那边竹林里不知干了多少好事。嘻嘻！哑巴不会讲话，也晓得干那档子事，妈妈的，床没得，炕没得，到处是脏兮兮的草疙瘩，不怕刺痒痒，怎么睡得下！”

“刘妈，行了，行了。你越发不得体统，口无遮拦了！”母亲截断她的话。

“噫，我说的是真话！”刘妈辩解道，“刘老板这老东西到派出所报了案，栓子才挨捉。依我说啊，就算了，一个哑巴、一个呆子，半斤八两。两凑凑算了。弄好扯成一对夫妻。也免得人家去做露水夫妻，挖空心思偷嘴！”

“刘妈！”姨妈说：“你心倒好，何不成人之美替栓子说情！”

“姨妈说的是，赶明儿有空我倒要说说刘老板。哼。你们以为那老东西是正经货色？才不呢，妈妈的，他坐在店堂里的眼睛净朝女人盯，我一见那眼神就知那老东西六根未尽，心坯子歪呢！”

母亲和姨妈被她说的，竟忍不住抿嘴偷笑起来。

过了几天，陈实、陈婆子特意来找刘妈，陈婆子拎了一只竹篮，竹篮上盖着一块红布。这算是礼篮。南京人就这种风俗。上得楼来。陈实夫妻俩恭恭敬敬地先请教母亲，然后亲热地喊了一声：“刘妈”。

刘妈今天穿戴的比平时光鲜，应了一声，双手扶正发髻，拿腔拿调地说：“既然来了先坐着，吃盅茶。我家太太平常老叫我做好事。今天我刘妈就做一件好事。太太，你晓得今日我做甚好事？”

“你鬼灵得很。啥人晓得依

花头经！”母亲含笑望着陈实夫妻。

正说话间，未及沏茶，听得楼板上有脚步声。“来了。”刘妈说，又扯扯衣襟，掠掠头发。上来的竟是刘老板。刘老板从没上过我家门，见了母亲双手垂着，髀膝头不免打弯，连说：“周太太，老汉冒昧打搅。原谅、原谅。”

母亲不露声色，只是随便应酬一声便要回房休息。刘妈哪里肯放母亲走，说：“太太，你老坐吧，听听也好。”

刘妈像主人似的吩咐三人坐下，又忙着沏了一壶茉莉花茶。原来前几天，刘妈暗下和陈实、刘老板说合了。今天下午是约他们来敲定和解的。刘妈私自主张，把我客厅当成了一场“偷情官司”的交易场。

“就照刘妈说的办吧！”刘老板说。“好歹我和刘妈五百年前是亲家。唉，有什么法子呢，闺女都有三个月了，不过得按条件办，你们不能欺侮我老汉！”

陈实忙递烟给刘老板说：“从今后，我们就是亲家。栓子算是你半个儿子！”赶忙递眼色给婆子。陈婆子把竹篮拎过来，呈在刘老板面前，掀开红布，竹篮里放着四方云片糕，糕上放着一对银镯子，一对金耳环，一个韭菜边金戒指。陈婆子说：“刘老板，这是我的私房货，如今为了栓子娶妈妈，我陈婆子马即没命翻出来给桂花姑娘。真的，就这点。我指望老亲家不会嫌少。哎！桂花姑娘不声不响，见人就笑，讨人喜哩！”

刘老板本是扮作养神，见了手镯等眼睛倏地一亮，也顾不得脸面把各种手饰放在手心里掂了几掂；又用快要松脱的老牙咬了几咬，直咬得眼翻几翻。又装模作样地把家什放下，说：“财礼不在乎。过门之后栓子算是女婿。吃住干活为一家。要喊我爹，喊桂花娘叫娘。养下小孩姓刘。一心归刘家门里，不得有外心。本来我不愿把好端端的闺女把与栓子，今日黄道吉日，就发一通慈悲，咋样？”

“唉，都依你。刘老板真不亏生意人，凭心而论地说，你家令爱若不是遇到栓子，哪个肯要？”陈实说，“只是栓子一时急火攻心，惹下乱子，做了你的儿，我若不是怕栓子吃官司，哼哼！”陈实话到末了，竟还不忘发一声冷笑。

“什么？”刘老板身板挺直说，“栓子是什么货色？白占了便宜还要卖乖，我家桂花哑是哑，长得水灵，什么男人不肯要？”

刘妈忙劝说：“好了，好了。双方不要扯满蓬，有台阶是体面，就下吧，依我说栓子、桂花都不怪，干柴烈火聚到一块还有不着的道理？哑归哑，呆归呆，男女之

事，哪个都想试一下，顺其自然吧！刘老板，你家那条老黄狗，春天一回暖为什么老是往后面王家雌狗窝里拱？这叫‘春天到，狗乱叫，砖头瓦碴子也要跳三跳’，该打鸣时打鸣，该打春时打春，天王老子也捺不住。桂花能找到栓子也算般配，我这一辈子是第一遭讨个红吉利，刘老板，喜酒办吗？”

“办！”

“亲家愿意结秦晋之好吗？”刘妈问陈实。

“愿意结秦晋之好！”陈实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陈婆子却在呜咽。没人劝她，这桩风流官司总算私了一半。第二天，刘老板、陈实带着桂花到了区公安分局，说明情况，要求放栓子成亲。公安分局办案人员把刘老板训了一顿，说强奸案子是你报的，现在撤诉也是你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

刘老板涎着脸皮，说闺女是自觉自愿跟栓子好的，她现在才说明情况，表示愿意嫁栓子。桂花也“叽哩哇啦”地做了许多手势，表明不放手就勒脖子跳河湾。办案人一想：抓反革命还来不及呢，何必揪住呆子哑巴不放？好吧，干脆成全他们。于是放了栓子，哑巴桂花当即给办案人员叩了三个响头。刘老板感动得声泪俱下，感恩不尽。哑巴桂花却放肆地大笑，两个大姆指碰来碰去，不知啥意思。

刘老板择了个吉日，给栓子、桂花办了喜事。整治了几桌上好酒菜，把月牙湖有脸面的人物请来吃喝。还散了不少喜糖，着实热闹体面了一番。刘家小店里里外外张灯结彩，一片红光。桂花穿一身花衣裳，涂脂抹粉，羞羞答答。除了不会说话，倒也光鲜、水灵，煞是惹眼。栓子穿一身新卡其布中山装，笔挺的，和新娘一样胸前戴着一朵纸剪的红花，脚上是一双力士牌新球鞋，头上戴一顶六成半新的，刘老板大约收藏了二十年的，当年他干挑高笋时戴过的青毡礼帽。人靠衣裳马靠鞍，这话一点不假。栓子满面红光，倒也算是个角色，这大概是他平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露脸显摆，立刻就学会了见人拱手作揖的礼节，且：“赏光，赏光……”说个没完没了。

陈婆子坐在席上，嘴角笑得合不拢，也变得斯文了一些，逢人便说：“栓子今日真光彩！我那对镯子、戒指、耳环总算没白花。”刘妈更是穿得新鲜漂亮，犹如自己大喜。还对陈婆子说：“桂花若养儿，还要喊我一声婆婆哩！”

刘老板说：“那是，那是，若不是你刘妈从中作美，那就坏了大事了！”

开席后，栓子渐渐不雅起

来，吃到冒汗时索性摘下丈人送的礼帽挂在墙上，也不拱手作揖了，也不悄悄讲客气话了，因为他的嘴和舌头之间没有空档了。刘老板直摇头，陈实直朝栓子瞪眼。这些栓子全然看不到，倒是桂花心细，亲昵地拍拍新郎的肩，伸出纤细的手掌，在栓子脸前轻柔地做了两个往下按的动作，意思大约是吃慢点，文雅点，别叫人笑话。这才控制住了栓子的吃相。

管段的户籍警钱同志也来看热闹。他是渡江南下的转业干部，山东人。大高个，鼻头有点酒糟，似红桔子皮。月牙湖人当面称钱同志，背后称他是红鼻子钱。他为人厚道和气，一家人也住在月牙湖。刘老板赶忙邀他入席，他连连摆手说：“不客气，你们吃酒，我是来看热闹的。”刘老太端茶、敬烟。钱同志死活不敢收受。刘妈抢白道：“钱同志，这可是你的心眼小了。南京人规矩，喜烟、喜茶必是要喝的，做喜人家也好讨个吉利。你若不来便罢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就按南京人规矩办事。警民一家人吗！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。钱同志坐下，桂花亲自过来点烟。我和弟弟秉辰、力力、阿貽等许多小孩夹在其中哄闹。力力大喊：“栓子哥！来一支歌！”栓子趁酒兴走到客人中间，腰一叉，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说：“歌唱不好，来段扬州小戏，小尼姑下山好不好？”众小孩喊：“好！”

陈婆子喝住：“栓子！不要疯！妈妈的，什么不能唱，偏要唱那捞什么子玩艺！还是我老婆子来段扬剧《百岁挂帅》，余老太君唱的大叫板吧！”众人都说：“行！”陈婆子左手叉腰，右手权作握车鞭的架势，眼睛一瞪头一甩算是亮相，开口一叫板，众人鼓掌。没想到陈婆子平时粗笨，扬剧却唱得呱呱叫。桂花自然听不出婆婆在唱什么，但她两眼格外活溜，左右顾盼，伸出两个大姆指表示“顶好”。

席散了。男女老少纷纷涌入新房。新房颇为狭小，不过是四壁糊了花纸，天棚上也糊了花纸。一张棕棚床上红花褥单，两床花被。桂花喜的快要发疯，见人就抓糖让吃，急的刘老板眼直翻。此时，我看见大姐也偷偷地夹在看热闹的人群中，眼光闪烁。闹了好一阵，刘妈喷着酒气，眼睛发直，劝大家说：“诸位父老乡亲，娃娃们……大家吃喝够了，也闹够了。该让新人入洞房了，大家回吧！”于是大家作鸟兽散而归。

第二天，栓子带着桂花到周家给刘妈叩拜，顺便给母亲也叩拜了一下。惊得母亲赶忙扶起，叫刘妈给这对新人煮炒米糖鸡蛋吃。